

*TOBACCO
ROAD BY
ERSKINE CALDWELL*

現代美國文藝叢譯

煙草路

加德維爾著 董秋斯譯



駱駝書店發行

煙草路



煙草路

著者 加德維爾

譯者 董秋斯

出版者 駱駝書店

定價 六元

上海中正北路三四二號

◇有著作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再版

Erskine Caldwell:
Tobacco Road

第一章

羅夫·卜西，背上驮着一袋冬季的蔓菁，從被水冲刷過的菸草路的深厚的白沙上，向家中跋涉。他賣了許多事取得那些蔓菁，往返富勒爾的路是長而使人厭倦的。

前一天，羅夫說，那裏有一個人出賣冬季的蔓菁，五角錢一桶。於是他在那一天清早帶了半塊錢去買。他已經走了七哩半路，離他在煤礦的家還有一哩半呢。

當經人停在黎斯特的宅前，放下背上的口袋時，黎斯特家的四五口人站在場院中凝視他。自從一小時前羅夫在幾乎兩哩外的沙岡上出現時，他們便在張望他，現在他低低地確來到眼前了，他們準備好不使他把蔓菁帶走。

羅夫，在他自己以外，還要瞻養他的老母，因此他提防黎斯特家的任何人，不許他們太接近那個蔓菁袋。過去，他為了蔓菁或山芋或任何食品來近黎斯特家的地方時，他總在宅子半哩外離開大路，在田中繞一個圈子，然後安全的距離返回大路。但是，今天他必須對吉特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他冒險比過去帶蔓菁更靠近回家時來近那所宅子。

羅夫的老婆是吉特·黎斯特最小的女兒珍珠。當去年夏天他要她時，她只有十二歲大。

當羅夫站在路中央時，黎斯特家的人們密切地張望他。他從肩上架下口袋，但把袋口緊握在雙手中。在過去十分鐘內，場院中沒有一個人改變過位置。其次的動作完全留給羅夫大了。

當羅夫在宅前停下來時，他有這樣作的一個重大理由；否則他永遠不會來到呼聲可及的距離內。他要同吉特談一談珍珠。

珍珠不肯談話。不拘羅夫怎樣勸導，也不拘他怎樣發怒，她不說一句話。當羅夫從煤礦回家時，她甚至躲避他，當他找到她時，她從他的把握中逃脫，跑進望不見的蘆葦中。有時她甚至在蘆葦中過一整夜，一直留到第二天早晨羅夫去作工的時間。

珍珠永遠不會談過話，並非因為她不能，不過因為她不願。當她在家中時，在羅夫娶她以前，她不同別的黎斯特家人在一起，從一天的開始到第二天的開始她很少開口。只有她的母親愛達可以同她交談，即使在那時，珍珠也只用最簡單的否定辭或肯定辭回答。但愛達自己過去也像那樣。只在過去十年間她才開始自動地談話。那時以前，吉特與她的糾紛和羅夫與珍珠的糾紛相同。

繼父珍珠問她，他踢她，他用火燒她，他用石頭和棍子打她，他作一切他以為可以使她同他談話的事。她哭得很多，特別是當她受了重傷時，但羅夫不把那個當作談話。他要她問他是否背痛，什麼時候去剪髮，什麼時候再下雨。但珍珠任什麼也不說。

先前他把珍珠的糾紛同吉特談過幾次，但吉特不知道她是怎末一回事。他說，自從他在嬰兒時便那

機了；並且愛達在近幾年前也是從來不說話的。有四十年之久吉特無法把愛達克服，但饑餓把她克服了。饑餓鬆開她的舌頭，她不斷地怨訴了。吉特不想提出餓珍珠的辦法，因為他知道，她會去什麼地方乞食，而且一定能得到。

「有時我想這都因為那個老魔鬼在她心中，」羅夫有幾次說道。「依我想，她心中沒有一點宗教。她死後要入地獄的，像出太陽一樣準確。」

「喂，或許她不喜歡她的結婚生活吧，」吉特曾經獻議道。「或許她不滿意你供給她的東西吧。」

「爲要使她稱心滿意，凡我所能想到的，我都作過了。每星期發工錢的日子，我去富勒爾，總買給她一點漂亮東西。我買給她鼻鐲，但她一點也不肯要；我買給她一小塊印花布，但她不肯縫起來。彷彿她要一種我不會得到也不能得到的東西。我但願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東西。她是那末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垂在她背後的那長長的黃髮，有時簡直使我完全發了狂。我像別人一樣非常需要珍珠作老婆呀。」

「我想她還不到做事的年紀呢，」吉特曾經說道。「她還不像麗·梅和麗西·貝爾和克拉拉和其他女孩子那樣成長。珍珠還不過是一個小女孩。她的樣子也不像一個婦人哪。」

假如我早知道她是現在的樣子，或許我不那末急着娶她。我可以娶一個願意同我結婚的女人。但我現在不願珍珠離開了。我彷彿同她混熟了，我一定想念垂在她背後的那黃髮的，那黃髮使人覺得有一點孤單。她終歸是一個漂亮的小姑娘，不管她一向的行爲如何。」

那一次羅夫回家，把吉特關於珍珠的話告訴她，但她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回答他的意思。從那以後，羅夫不

知怎樣應付她。但從那時起，他已經知道，她還是一個小姑娘。在他們結婚後的八個月內，她已經長高三四吋，她的體重比一開始增加了約十五磅。雖然她每天增加體重和體高，她依然不過一百來磅。

現時羅夫特別要同吉特談的是珍珠不肯同他睡覺的作風。他們已經結婚了幾乎一年，她還像一開始的樣子，獨自一個人睡。她獨自睡在地板上的一條墊氈上，完全不許羅夫吻她一下，或碰她一下。羅夫曾經告訴她，用牛不配對便沒有什麼用途，他愛她的理由是因為要吻她，要摸她那長長的黃鬚髮，還要同她睡覺；但珍珠連是否聽到他，或知道他說的是什麼的表示也沒有。除了想吻她和同她談話以外，羅夫還要看看她的眼睛。但珍珠連這一點樂趣也不給他；當他站在她的面前時，她那淡藍色的眼睛總望着別的方向。

羅夫依然站在路中央，凝視着吉特和馬院中其他黎斯特家的人們。他們在等待他先開口；既然口袋裏有蔓菁，他的話和氣與否，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

吉特在猜度羅夫從什麼地方得到蔓菁。他不會想到羅夫的蔓菁是用錢買來的；吉特在許久以前便已達到只有靠了偷的辦法才能得到多少食物的結論。但那一年他在五六哩內無法尋見一片蔓菁畦。前一年，在波狄地方種過兩畝，但那時波狄的人們用獵槍防守，不准別人接近，而今年他們索興連蔓菁也不種了。

「你為什麼不離開草路到院裏來呢，羅夫？」吉特說道。「站在那裏有什麼味道。進來歇一會兒吧。」

羅夫不同答，也不移動。他有內心辯論離開大路進馬院有危險。

過去一連幾個星期，羅夫都在想，夜間拿一些犂繩把珍珠綁在床。在武力以外，他已經用盡他所能想到的方法了，他依然決定使珍珠作他認為「老婆」應當作的事。他現時已經達到問過吉特的意見然後實行那計

劃的地步。他相信吉特會知道，這計畫在實際方面是否行得通，因為吉特與愛達幾乎爭持了一輩子了。他知道，愛達過去的行程止像珍珠現在的樣子，但吉特所受到的待遇却與他所受到的不同，因為愛達替他生了十七個孩子，而珍珠還不會開始有第一個呢。

假如吉特說，把珍珠綁在床上是妥當的，那末他就一直去作。吉特知道的事情比他知道的多。吉特已經與愛達結婚了四十年。

羅大希望，吉特會提議去煤礦上的家，幫助他把珍珠綁在床上。每當他要捉住珍珠時，她非常兇猛地抵抗，所以，沒有吉特的幫助，他恐怕不能有任何成就。

黎斯特家的人們站在場院中和前廊上，等看看誰隨後要作什麼。那大家中又很少東西喫了；當他們坐下來喫飯時，只有愛達用幾塊肉皮在一鍋水中煮成的鹹湯和包米粉麵包。連這種東西也不夠大家喫，當老祖母要進廚房時，便被趕出去了。

愛達·梅站在一棵櫻桃樹後，隨着樹幹凝視羅大。她把頭從樹的這邊擺到那邊，想引起羅大的注意。

愛麗·卡和刁德是黎斯特家僅有的留在家中的兩個孩子了，所有別的都離開了，結婚了，他們有的就像去煤礦看運貨列車一般偶然地走掉。當他們有兩三天不回來時，大家便知道他們已經脫離了家庭。

刁德止在把一個棒球拋到屋簷上，然後在躍回時捉住它。那只球像打雷一般打在房子上，震動着輕鬆的牆面板，使得那所房子來回搖擺。他不斷地拋球，那只球非常準確地從沙地上空躍回他站的地方。

那所二個房間的住宅的四角由碎石的堆子架起。石頭一塊壓一塊地堆起來，安上橫樑，釘成住宅。房子建

築時的潦草，現在是顯然可見了。那建築物的中央在基石間垂下來；前廊已經與住宅分離，現時比原來低了一呎多；屋頂在過去草草地裝像子的中央傾斜下來。大多數木瓦腐爛了，在每一次大風後，它們一片一片地由各方散落院中。當屋頂漏雨時，黎斯特家的人們從房中這一角搬到另一角，他們的搬動終於把雨季度過。那房子永遠不會油漆過。

吉特在設法補一條糟爛的輪胎。他說過，假如他能使那輛舊汽車的所有輪胎同時脹起來，他要拖一車木頭去奧加斯塔賣。樵夫們運去城中的乾松木可以賣兩塊錢一車，但吉特想使人買來作柴燒的樹木的實價却永遠不能多過五角或七角五。當他把一車樹木運到奧加斯塔時，時常無法賣掉，彷彿沒有人愚蠢到肯買比鐵水管子還硬的木頭。人們駁斥吉特想賣樹木作燃料的駢才一般的執拗，他們說服他，樹木當柴燒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但吉特說，他要清除田中的樹木叢，因為他在準備再來種田。

羅夫那時已經向院子移近幾步，坐在菸草路上，把腳伸在乾溝子裏。他用一隻手緊緊地握住已經用繩子繫起的袋口。

愛麗·梅繼續從櫻桃樹後張望，想引起羅夫的注意。每次他背向那一方，她便縮回她的頭，使他看不見她。『你那鳥口袋裏裝的是什麼呀，羅夫？』吉特從院中喊道。『我從老遠便看見你背有那條鳥口袋來了。我真想知道你在那裏邊裝的是什麼呢。我聽說，今年有人收了蔓菁呢。』

羅夫加緊扭住袋口，從吉特起，他一個一個地來看黎斯特家的人。他看見從樹後張望他的愛麗·梅。『你費了很多事才弄到口袋裏的東西吧，羅夫？』吉特說道。『你的樣子像是完全喘不過氣來了。』

「我要同你說一點什麼，吉特，」他說道。「關於珍珠的事。」

「那女孩子現在怎樣，羅夫？她待你更壞了嗎？」

「完全像她的老樣子，不過我現時實在耐不下去了。我不喜歡她的作法。我從來不曾干涉她的行為，但她的行為越來越壞了。因為她待我的樣子，所有黑人都拿我開心。」

「珍珠完全像她的媽，」吉特說道。「她的媽在過去也常作頂奇怪的事呢。」

「每次我想挨近她，她便跑開，當我叫她時，她也不肯回來。現在，我要說的是假如我得不到一點好處，幹什麼要討老婆呀？上帝並不要那樣。上帝並不要一個人受那樣的待遇。一個女人戲弄一個男人，使他作她所要作的事，那並不希奇，但珍珠似乎沒有那樣的意思。她的本意，並不要戲弄我，但在我身——底確有那樣的作用。現時我似乎覺得我要一個不——」

「你那鳥口交談的是什麼？」羅夫？吉特說道。「自從你走過遠處那個山頭，我已經看了你一點多鐘了。」

「蔓菁，說實話，」羅夫說道，眼看著黎斯特家的女人們。

「你從什麼地方弄到蔓菁，羅夫？」

「你何必知道呢？」

「我在想，或許我們可以進行一種交易——我同你，我可以去你的家，吩咐珍珠同你睡覺，便是你要同我談的，是不是你要她睡在床上，是不是？」

「她永遠不肯睡在床上，她每夜總睡在那個該死的蘘薦上。你能使她不那末作嘔，吉特？」

「有一種東西可以使我教她作不肯作的事。便是說，我同你可以用蘘菁來講交易。」

「我就是爲這個來的——同你談珍珠的問題。但我可不會給你半個蘘菁。我出了五角錢才買到這末一袋，又傳去富勒爾那邊打一個來回。你是珍瑪的爸爸，你應當無條件地管教她。她對於我要她作的事一點也不注意。」

「說老實話，羅大，今年我種出來的那些該死的蘘菁都生了蟲子。我到今年春天有一年得不到一個好蘘菁。我所有的蘘菁都生了他媽的綠肝蟲子了，羅大。上帝爲什麼造蘘菁蟲子，我想不通。我覺得好像他有意使窮人難過。去年我忙了一個秋季，掘出一片地來種蘘菁，等到可以拔出生喫時，便發見這些該死的綠肝蟲子，清清楚楚地生在中央。上帝用它來使窮人難過。但我並不介意，羅大，我說，「關於蘘菁的事，上帝知道得最清楚。」有一天他就來施，一大堆惡蟲，於是我們所有窮人就要喫到我們所要喫的東西，還有許多衣服可穿。不能總像人戰以來一年比一年壞。上帝有一天他就要使這情形改變，使窮人給同從我們窮人拿去的一切東西。上帝就要公公道道地待我們了。他不會讓現在的情形繼續下去。但當我們沒有東西喫時，我們不要責備他。他會因爲一個人不斷地責備他把他送進地獄交給魔鬼呢。」

羅大把那袋蘘菁拖過乾溝子，然後又坐下來。吉特把那條糟爛輪胎放在旁邊，一心等待。

第二章

羅大開了口袋，選出一個大蔓菁，用手揩乾淨，一連咬了兩三大口。站在院中和前廊上的黎斯特家的女人們，阿爾和羅大。愛麗·梅從櫻桃樹後走出來，坐在離羅大不遠的一條松樹殘幹上。愛達和老祖母留在廊子上，看着羅大手中的蔓菁一口一口地小下去了。

「哪，假如珍珠有一點像愛麗·梅，她便不會那樣作了，」羅夫說道。「假如不是因為她的心，我一開始便娶愛麗·梅了。但我知道，一想到她的臉在白天的樣子，我在夜間便不能同她在一個床上安然入睡了。珍珠的樣子很漂亮，她正是那種使人喜歡同她睡的貨色，但有黑夜到來時，我就不能使她離開那個該死的墓穴。你應當去那裏，使她作她應當作的事，吉特。我與她結婚幾乎一整年了，在這期間，我就好像日夜在煤礦鑄煤，永遠不回家的樣子。這並不是應有的情形。當黑夜到來時，一個男人有權利要他的老婆睡在床上。我從不曾聽見過，一個女人整年要睡在地板上那該死的墓穴上。珍珠那樣子是奇怪的呀。」

「說真的，刁德，吉特說道，「你用球撞那老房子，永遠不會住手了吧？你已經把那些牆面板都撞下來了。假如你不肯付手，有一天那該死的老房子會坍倒在地上的。」

吉特又拿起那條輪胎，想把那補丁貼在膠皮上。他靠着坐的舊汽車是他最後的動產了。前一年，牛死了，剩下那輛車。直到那時為止，他還多少誇耀他的財產，但當牛失掉時，他再也不提那輛車了。他已經開始想，他底確是一個窮光蛋了。每年春天到買種棉和肥料的時節，他不再有任何東西可以抵押了；那輛舊汽車已經不能在奧加斯塔的舊貨攤上賣掉。但他還有木頭可賣；那便是生有宅子後的錢一般硬的楠木。他現在想把輪胎補好，以便在那一星期的什麼時候拖一車樹木去與奧加斯塔交易。說，所有的包米粉都完了，肉也完了。他們已經喫了幾大肉皮，到肉皮喫完後，他們便沒有任何東西可喫了。一車樹木可以有奧加斯塔賣得五角或七角五，假如他能找到一個人肯買。當那老牛死掉時，吉特把那軀殼拖到奧加斯塔的肥料廠，賣了兩塊二角五。從那以後，除了辦木外，再沒有什麼可賣了。

「不要用那該死的球撞那牆面板了，刁德。」他說道。「你從來不肯聽我的話付手，這不是對待你的老爸的態度，刁德。你應當想方法幫助我，不要總作相反的事。」

「啊，滾你的蛋，你這老糊塗。」刁德說道，用全力把球拍回牆壁，然後捉住躍回來的快球。「誰也不會向你要過什麼。」

老祖母（吉特的母親）爬下廊子，拿那老麻布袋，然後走向於草路那邊的樹叢去拾一些乾樹枝，完全沒有人注意她。

廚灶和火爐用的木頭永遠不欣便拖進宅內來；吉特不肯去作，他也不能使刁德去作那種事。老祖母知道他們沒有食物可煮，也知道她去拾乾樹枝在廚灶裏生火不過是浪費時間；但她覺得餓，她總希望，假如她在飯

時在廚房裏生上火，上帝會給他們食物的。知道羅大的口袋裏有蔓菁，使得她餓得發狂。當她知道沒有什麼可喫時，有時她還能忍受胃中饑餓的痛楚，但當她清清楚楚地看見羅夫從口袋裏拿出蔓菁來時，眼看著沒有人讓她喫的食物，她忍受不住了。

她拐過那條大路和六七年來不會耕種過的老棉花田。那片田一開始生過蘆葦，現在結節的尖銳的櫛木殘株開始遮蔽地面。她在去樹叢的路上絆倒了好幾次，她的衣服先前已經撕破許多次，使得樹干和杉树上的新裂口和舊裂口分別不出了。她所穿的外衣和襯衫，已經在她拾乾樹枝生火的樹叢中被荊棘和櫛木的刺撕成一條條了，永遠不會有新衣服給她了。在褐色的蘆葦中拐動着，穿着一身黑色的破布，她的樣子像一個舊草人。

二月的月身過那些黑布條，向空中翻舞着，看樣子好像她在患劇烈的麻痺顫抖。她的襪子是用她的腿周圍一些比較粗的帆布條的末端紮起來作成的。她的鞋子是用繩子紮在她的腳上的切成四方塊的馬護肩。她早午晚都在拾乾樹枝；每次她回到家中時，她總在廚灶中生上火，然後坐下來等待。

愛達把鼻煙棍移到嘴的另一邊，滿懷羨慕地看著羅夫和他的蔓菁袋。她按住胸前的寬印花布衫，以抵擋在廊子下吹拂的寒冷的二月風。所有別的人都坐在或站在陽光中。

愛麗·杜從松樹殘幹上移下來，坐在地上。她在那堅硬的白沙上滑動，愈來愈移近羅夫。

「你有意思用蔓菁來交易嗎？」吉特問羅夫追。「我只想喫蔓菁，上帝知道我想得多末厲害。」
「我不同任何人交易蔓菁，」他說道。

「喂，羅夫，話不是這樣說。到今年春天我有一年得不到一個好蔓菁了。我所喫過的蔓菁，裏頭都生了該死的綠肚蟲子。我現在真想有幾個好蔓菁喫。像我那生蟲子的蔓菁不是給人喫的叻。」

「那人，自己去富勒爾買吧，」他一面說，一面喫他那第四個蔓菁的最後一口。「我是去那裏買來的。」

「喂，羅夫，我不是一向待你很好嗎？你不應當這樣說話呀。你知道我名下沒有一個錢，也不知道去那裏弄錢。你有一個好職業，掙到一大些錢。你應當同我辦一個交易，使我有一點東西喫，不至於餓死。你不願坐在那裏看我挨餓，是不是，羅夫？」

「我在煤礦上不過一天賺一塊錢。房租幾乎佔去全部，餘下的都喫掉了。」

「那也沒有兩樣，羅夫。我名下沒有一個錢，而你有。」

「我無能為力。他們說，上帝平等看待我們。他把我的那一份給了我，假如你得不到你的那一份，你最好去問他談談。那與我不相干。我自己的煩惱已經很多了。珍珠永遠不肯——」

「你永遠不會停止用那該死的球撞房子了吧，刁德？吉特喊起。」那聲音幾乎把我這可憐的腦袋裂開了。」

刁德用全力把那個棒球拋到鬆動的牆面板上。一片一片的碎松木落在院中，腐爛的木瓦落在它旁的地上。刁德的球彷彿一次比一次拋得有力，有幾次那個球幾乎穿過房子的牆壁。

「你為什麼不去什麼地方偷一袋蔓菁呢？」刁德說道。「你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你坐在这附近，不斷地咒罵沒有東西喫，沒有蔓菁——為什麼你自己不去什麼地方偷一些來？上帝任什麼不會給你。他不會從人空

扔下蔓菁來。他沒有時間同你胡調。假如你不是那末該死的懶，你便應當作一點什麼，不那末不斷地咒罵了。」

「因為上帝覺得我應當受窮，我的孩子們都責備我，羅夫。」吉特說道。「因為我們沒有東西喫，他們和媽不斷地咒罵我。這與我不相干哪。約翰隊長不肯給我們口糧和鼻煙，不是我的錯兒。那是他的錯兒，羅大我爲約翰隊長作了一輩子工。我在田中的工作比任何他的四個黑人更用力；隨後是我想不到的一件事，一早晨他到這裏來說，他不再讓我去鋪子裏取口糧和鼻煙了。從那以後，他賣掉所有的騾子，到奧加斯塔去住了。我賺不到錢，因為沒有人要人作工。也沒有人僱短工了。我找不到任何僱傭的工作。我連自己種田也辦不到，因為第一我沒有騾子，此外，沒有人肯賒給我棉種和肥料。現在除了有時我拖一車木頭去奧加斯塔外，我得不到鼻煙和糧食。約翰隊長告訴官勒爾的商人們，不許我用他的名義賒鼻煙和糧食，我不知道到那裏去賒。假如有人肯賒給我買肥料的期票，我一定在這塊地上種上一季，但也沒有人肯爲我作這個。這是我目前十分想作的呢。當冬季過後，到燒掉田中的蘆葦和樹叢的腳樹時，我真想哭呀，我真覺得那樣呵。每年這時，附近的葦煙的氣味使我發狂。隨後不久所有別的農夫們開始耕田了。使我的心中更加難過。當犁後翻開的新土的氣味衝上來，我完全癡下去了，渾身震顫了。那是在我血中的事——每年這時燒蘆葦和耕田，這種事我作了上五十年，我的爸和他以前的他的爸都是這一種人。我們麥斯特家的人當然喜歡動土和種田。我不能像別人那樣去進紗廠。土地在我身上有一種魔力。」

「這一夥子女人和孩子不斷地吵着要鼻煙和糧食。那是沒有用處的，我沒有什麼拿來買呀——他們要也沒有用處。我想，羅大，我只好等上帝來養活了。他們告訴我，上帝關心他的人民，我在等他看顧到我。我不相信，

從這裏到奧加斯塔，有像我這樣可憐的人。在那一邊，從這裏到馬珂伊，也不會有。好像，除了我，人人都有財產和信用。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我從來沒有對不起上帝的地方。上帝和我從來彼此是公公道道的。這是他照顧我的時候了。除了等他照顧，我不曉得作什麼別的。去乞討鼻煙和糧食，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為沒有人肯給。在這一帶地方，我通通試過了，沒有人注意我的請求。他們也一無所有，但我不明白這是怎末一回事。人們要留在田地上，不肯去工廠，好像不會因為這個便應當受窮。假如我過去是一個罪人，我不知道我作過什麼。我似乎記不起我犯過什麼大罪。過去也不當像現在的樣子，我記得，不久以前，所有富勒爾的商人都要借錢給我，那時我也總有許多錢用。棉花賣三角多一磅，也沒有人來收債。隨後，忽然間富勒爾的商人們不再給我貨物了，不久執行官也來了，幾乎把我所有的財產都他媽的拿走了。他拿走我所有的東西，只剩下那輛舊汽車和那頭母牛。他說，母牛沒有用處了，因為她不能抱犢了，那些汽車胎也完全用乏了。

「現時我借不到債，找不到僱主，也沒有人要短工。假如上帝不趕快幫助我，那就要太晚了，不能使我脫苦了。」

吉特停下來看羅夫是否走脫。羅夫把頭轉過另一方向。他現時正在看愛麗·梅。她終於引起他的注意了。愛麗·梅一點一點地靠近羅夫。她手腳並用地移過院子，從堅硬的白沙上滑過。她在向羅夫微笑，想引起他更多的注意。她不再等他來找她，她去找他了。她那豁嘴唇在她的上牙床上張開，使得她的嘴好像完全沒有上嘴唇。平常男人們不肯同愛麗·梅發生關係；她現在是十八歲了，她開始發見，雖然她的樣子不好，也應當可以找到一個男人。